

大巴山的女儿

本报记者 雷 声摄影报道

2008 年 11 月 27 日，四川省南江县纪委书记王瑛在去医院就诊的路上，匆匆地走了。

她用 47 岁的短暂人生，写下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。

2009 年 1 月，记者来到南江，看了她走的路、做的事、帮的人；听了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水、这里的人民关于她的种种记忆……

她像一座山，有山一般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山一般博大豪迈的情怀，山一般默默奉献的品格。作为党的纪检干部，她忠诚于党的事业，恪尽职守，开拓创新，创造性地实践“村级监督员制度”和“五个零”工作方法。面对邪恶和压力，刚正不阿，一身正气！

她像一潭水，有水一般一往无前的执著，水一般包容博大的胸怀，水一般一尘不染的纯洁。她为官清廉，严守法纪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干干净净干事。她爱事业，爱人民，爱生活，爱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。她用爱装点世界，也炫丽了自己的人生。

她像一朵花，有色彩斑斓的花之容，沁人心脾的花之香，傲霜斗雪的花之骨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她不是在病痛中呻吟，而是顽强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。生若夏花之灿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

她的身影，化作山脉，成为永恒；

她的博爱，化作泉水，流淌不息；

她的精神，化作一股英雄气，在巴山上空回荡……

她是大山的女儿，走完 47 个春秋，又回到了大山的怀抱。（图①资料照片）

“有后台有背景更要查”

2003 年 5 月，有群众举报，南江县公安局某派出所干警何某，在办案中玩忽职守致人死亡却逍遥法外。

“有关单位已对此案作了了结，且背景复杂，阻力大，应付一下算了。”案情分析会上有同志说。

“有后台有背景的更要查！”王瑛拍案而起。

随着查办工作的不断深入，多个部门被牵涉其中，且发现县公安局个别领导有制造伪证、隐瞒真相的嫌疑。

“敢查这个案子，是不想活了。”每天威胁电话不断。

“邪不压正，只要我们还真理于老百姓，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。”关键时刻，王瑛沉着冷静，鼓舞一线办案人员。

由于涉案人员中有政法干警，反调查、反侦查能力非常强，取证工作一度陷入僵局。为打开局面，王瑛连续 5 天 5 夜工作在一线，吃住在办案地点，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仅用 2 个月时间，就查结了此案。10 多名违纪违法人员受到了惩处。

2007 年 1 月，中纪委、人事部、监察部授予王瑛同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称号。（图②）

情系留守儿童

2007 年 9 月 18 日，王瑛带领工作人员给燕山乡小学 400 多名留守儿童送去了电脑、电视、DVD、亲情电话机、1000 多册图书和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等文化体育用品，帮助学校建起了“留守儿童之家”。

这是留守学生苗其郁正用亲情电话机与深圳打工的父母通电话，站在一旁的王瑛书记备感欣慰。（图③资料照片）



“背二哥”的贴心人

2005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王瑛书记下乡回来，见县汽车站路边横七竖八地睡着一些人，他们把脑袋钻进背篓里，身体却露在外面。背篓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！王瑛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。

在王瑛书记的帮助下，“背二哥”韩佳俊在南江开办了一家“背二哥宾馆”：有 400 张床位，大房间，双层铺，有电扇、电视、棋牌室，铺盖自带。住宿费每晚 5 毛。

“5 毛钱，这赔本的买卖怎么做？”记者问。

“办这个店，是王书记的决策，本来就不为赚钱。王书记通过财政给我们补贴，一张床位每天补助 0.8 元。自从有了这个店，这里的‘背二哥’像没娘的孩子找到了家。夏天可以遮雨，冬天可以御寒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好官，她是我们‘背二哥’的贴心人。”韩佳俊回答说。（图⑤）

“连心桥”的故事

2004 年 4 月的一天，王瑛书记下乡检查贫困帮扶工作，突然看见湍急的河水中有一位老人手拄木棒，肩扛一袋农家肥，正摇摇晃晃地趟水过河。

“你们看，这个老人趟水过河多危险啊，如果突然来了山洪，是要出人命的！”王书记转身问随行乡村干部，“这附近还有其他的路吗？”村干部回答说：“没有，我们这个组只有河对面那一块集中的田，30 多户每家都有一小块，一年四季，春种秋收，老百姓就是这样趟水过河，过去这里还淹死过人，没办法啊！”

“人命关天，不能再让悲剧重演了！”王书记的话掷地有声。

“是，我们积极想办法，尽快落实王书记的指示。”村干部说。

“尽快是多快？我让你们立即行动，现在就跟我去选址。”王书记的作风让村干部深受感动。

王书记带领大家在河边走了 3 个来回，选定了地址，又与大家现场作了预算，研究建桥方案……

3 天后，王书记带领县林业局、以工代赈办等部门负责人来到该村，现场协调，解决了建桥所需的 400 米钢丝绳，50 公斤铁丝，5 吨水泥和 3 万元资金。

经过 20 天的努力，一座长 120 米、宽 1.5 米的铁索桥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为铭记王书记对百姓的关爱，当地村民在桥墩的大青石上刻下三个醒目大字——连心桥。（图⑥）

遗书诉说牵挂与眷恋

2008 年春节后，王瑛的病情开始恶化。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，他还没有成年，需要妈妈的呵护。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……”

王瑛去世前的一个周末，儿子从学校打来问候电话，她一改平时的温和，没好气地训斥儿子：“好好学习，没事少往家里打电话！”儿子的电话挂断了，她却拿着话筒发呆：儿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不是妈妈无情，妈这样做，是为了让你慢慢习惯听不到妈妈的声音，看不见妈妈的日子啊！

在整理王瑛的遗物时，发现在一个日记本上，反反复复写着六个字——写给儿子的话。总共写了 10 遍，这只是一个悬念，没有内容。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王瑛想给儿子说什么？是她没有想好，还是想说的太多？

这是一种怎样的不舍和眷恋？

这是一种怎样的揪心和牵挂？（图④）